

PIO ABAD



Portrait of Prince Giolo, Son of King Moangis, 1692, © St John's College, Oxford. Abad在圣约翰学院的藏品中发现了这幅创作于17世纪末的纸本蚀刻画（作者John Savage）。画中满身刺青的菲律宾少年，以奴隶的身份被英国海盗买下并带至英国，作为虚构的“乔洛王子”，在牛津的酒吧、贵族府邸等地作为异国奇观展出，后死于天花，被葬在无名墓中。

以物品为载体，对话历史的幽灵

“我所关注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一面，腐败、征服、抹杀……用以诱惑观众的物品，具有美丽和慷慨的形式，却也是伤痛的叙事载体，这两者之间的张力，那种优雅的颠覆性，非常重要。”——

Pio Abad 采访、撰文：马君怡。



乔洛的哀歌（Giolo's Lament, 2024）细节图，11幅大理石雕刻之一，尺寸可变，摄影：Andy Keate，图片致谢艺术家© Pio Abad。



驻伦敦菲律宾艺术家 Pio Abad 的实践涉及广泛的材料和媒介：素描、油画、纺织品、装置、摄影和文本，其充满诗意的艺术，关注殖民历史和文化损失，以及物品背后个人叙事与历史事件之间的纠缠。多年来，Abad 活跃于各大双年展并积极参与全球南方的当代艺术对话。今年，他以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The Ashmolean Museum of Art & Archaeology）的展览项目“致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To Those Sitting in Darkness）入围了英国艺术界最重要的特纳奖（Turner Prize）。

四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下午，Abad 在他位于伦敦南部的非营利性当代艺术机构 Gasworks 的工作室中接受了 Numéro art 的专访。他说起过去半个月的忙碌和疯狂，憧憬着下半年不仅会带着拓展后的阿什莫林项目前往托纳美术馆（Towner Eastbourne）的特纳奖展览，还将迎来与妻子、珠宝设计师 Frances Wadsworth Jones 的第一个孩子。

从作品中被父母的活动家经历所塑造的政治观点，到与妻子的艺术合作，再到作为姑姑、菲律宾裔美国艺术家 Pacita Abad（1946-2004）的遗

产管理者和策展人——当真相看似飘忽不定时，家庭始终是 Abad 艺术实践的坚实支柱。

家庭是我艺术实践的支柱

Pio Abad 1983 年出生于菲律宾马尼拉，他的父母 Florencio 和 Henedina 在反抗并最终推翻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后文简称“老马科斯”）独裁政权（1965-1986）的人民力量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 年 2 月，老马科斯携妻子伊梅尔达（Imelda）与子女潜逃到夏威夷后，Abad 的父母是第一批进入马尼拉总统府的活动家，他的母亲还在老马科斯夫妇的私人套房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艺术家的父亲正看着一幅巨大的画像：茂密丛林中，上身赤裸的老马科斯化身 Malakas——另有一幅与之对应的画作将伊梅尔达表现为 Maganda，他们以此浮夸拙劣的方式，分别自喻为菲律宾创世神话中男性与女性、强大与美丽的原型。

Abad 说他经常回想起这张照片，它所凝固的无疑是一个夹杂着欣慰与希望的时刻。彼时艺术家的父母绝对想不到，那个为民众所唾弃的暴政，

竟能在短短二十年后获得赦免，伊梅尔达及其子女甚至能在千禧年后重新掌权。于是，通过老马科斯统治的遗物铭记并重新想象那段正在被刻意抹去、压抑的历史，试图提供不一样的叙事和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s），并以此理解这看似匪夷所思的“全民健忘症”，成为了 Abad 艺术实践的关键动因。

2016 年 11 月 19 日，在菲律宾最高法院决定将 1989 年逝世于夏威夷的老马科斯埋葬在英雄公墓的第二天，Abad 就把此前制作的马科夫夫妇肖像复制品涂成了黑色——“继续展示这些猎奇的画面已无济于事。抹去他们肖像的举动是我在表达，‘如果你们要抹去我的历史，我也会抹去你们’。”第二年，艺术家的母亲因病离世，她为重建国家的事业奉献一生，最终积劳成疾，“这个国家的癌症最终变成了她的癌症”。自此，集体创伤之外，Abad 的创作又蒙上了个人的悲痛。

对自由的恐惧让我们看到幽灵

艺术家的哀悼行为贯穿了《简·瑞恩与威廉·桑德斯的收藏》（The Collection of Jane Ryan and William Saunders，以下简称《收藏》）的核心叙事，这个已经持续了 10 年的项目是 Abad 的代表作。“简·瑞恩”和“威廉·桑德斯”分别是老马科夫夫妇用来开设瑞士银行账户、藏匿不义之财的虚假身份。在该项目的多个迭代系列中，Abad 梳理出了马科夫家族曾拥有的奢侈品和艺术清单，并以多样的艺术形式对它们进行了复刻与再现。他赋予这些新物品一种幽灵般的存在感，邀请人们仔细审视那段历史，并实现某种程度的问责。

《收藏》的第一个系列中，Abad 将从老马科夫夫妇处扣押并由佳士得代表菲律宾善政委员会出售的 98 幅古代大师画作印成了明信片，他鼓励参观者们从展厅里取走明信片，以此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归还行为。后续系列中，Abad 又将目光聚焦在了老马科斯的银器——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英国皇家银器收藏，以及奢华家具和被称为“夏威夷系列”的珠宝藏品上。

1986 年，老马科夫夫妇流亡至夏威夷，随身携带了超过 35 件行李，其中装有 413 件珠宝。他们在抵达后被扣押、遣返回到菲律宾，这些珠宝如今下落不明。直到 2019 年春的第二届檀香山双年展上，Abad 将他与妻子 Frances 合作复刻的 24 件“珠宝”带回夏威夷，才使这些命运多舛的珍宝以另一种形式与公众见面。这些雕塑以佳士得拍摄的照片为蓝本，由白色塑料 3D 打印而成，“Frances 一丝不苟、逐个切面地重制了珠宝的模型。我常说她负责制作，我负责政治创伤。”

在 Abad 看来，导致人们对马科夫家族的盗窃行为集体失忆的一个因素，在于后者所掠夺的财富实在太过庞大——高达 100 亿美元。他们还通过浮夸离奇的叙述为自己开脱，这些叙述是如此荒谬，以至于看起来就像是虚构的故事。因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将这些收藏品作为事实证据加以呈现。”于是，在展览上，每件雕塑的文字注解均由物品的诱惑力让位于菲律宾社会建设的换算数据：一颗粉钻的价格相当于建造两座国内机场的成本；一顶卡地亚饰冠可以为 12000 名肺结核患者支付治疗费用；一条梵克雅宝的蓝宝石项链可以为 2000 户家庭提供电力……

致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

Abad 入围 2024 特纳奖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展览“致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To Those Sitting in Darkness，展览持续

Pio Abad 在他的工作室，图片致谢艺术家。



至9月8日），延续并拓展了艺术家一直以来的创作愿景，在方法论上与《收藏》一脉相承：讲述散落在宏大历史之中的个体哀歌，并带着希望和疗愈的温柔诗意，有意识地选择回归有关身体的叙事。

Abad 受到策展人 Lena Fritsch 博士的邀请，以当代的艺术创作对来自牛津各种机构的藏品做出回应、策划邂逅。2021 年初开始的一年中，他每月从伦敦前往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圣约翰学院，以及马尔堡公爵府邸布伦海姆宫等地点的图书馆和储藏室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艺术家筛选出了几件折射着帝国主义幽光的“离散”（diasporic）物品——它们都有着被边缘化、未得到解释、被忽视或被遗忘的历史。此后的两年里，Abad 为这个规模并不大的展览项目，精雕细琢出了一系列涵盖绘画、雕塑和文字形式的作品。

在为展览画册撰写的文章中，Abad 提到菲律宾策展人 Marian Pastor Roces 的研究揭示了菲律宾超过九成的艺术、文物和文献均流失境外。面



上图：菲律宾传统兵器克力士剑，波浪刃，银柄木制柄头，长度:697mm，1911年捐赠，©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下图：**献给斯芬克斯（For the Sphinx，2023），青铜， Pio Abad与妻子Frances Wadsworth Jones共同创作，摄影：Photo: Andy Keate ，图片致谢艺术家 © Pio Abad and Frances Wadsworth Jones.

对这一残酷的文化损失事实，Abad 最初关注的是牛津机构中来自菲律宾的物品，“这个项目以此为出发点发展而来，变得更加奇特和有趣”。例如，一组 19 世纪末的短剑是体现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原住民信仰体系与流入的伊斯兰教义相融合的精神性物件。此次展览是它们自进入皮特里弗斯收藏以来，首次从博物馆储藏室中被解放出来。Abad 将悉心挑选出的雕刻精美的刀片及其附带的刀鞘都放置在了色彩缤纷的织物上展示，而这些织物是由经历战争苦难的棉兰老岛摩洛妇女们手工编织而成的。

Abad 还在圣约翰学院的藏品中发现了一幅创作于 17 世纪末的蚀刻画，画中满身刺青的菲律宾少年，是英国所收藏的表现被贩卖的菲律宾人体的最早作品之一。这个少年以奴隶的身份被英国海盗买下并带至英国，作为虚构的“乔洛王子”，在牛津的酒吧、贵族府邸等地作为异国奇观展出，后死于天花，被葬在无名墓中。

阅读乔洛的故事时，Abad 发现他来自菲律宾最北部省份的巴丹岛，而那里也是艺术家祖辈生活和母亲安息故土。“那只手让我产生共鸣，它仿佛试图在空中或海上捕捉某样无法触及的东西。”他描述道。由此得到启发，Abad 创作了《乔洛的哀歌》（Giolo's Lament, 2023），11 块印着乔洛之手的大理石排列于画廊墙壁，构成了一段乐谱。而粉红色的大理石，既是纪念碑又似肉体，将这位被遗忘的少年铭刻在永恒之中，成为对他脆弱人性的动人提醒。

使用西方艺术史上的“高贵材料”的想法，还体现在 Abad 与妻子合作完成的青铜雕塑《献给斯芬克斯》（For the Sphinx, 2023）中。这件作品由两尊一模一样的饰冠组成，而饰冠原型几度易主的传奇故事，将艺术家此前围绕马科斯的研究与牛津本地的历史串联了起来：饰冠最初为罗曼诺夫家族所有，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流入西欧，被马尔堡公爵夫人 Gladys Deacon 购得，来到了她位于牛津布伦海姆宫的府邸中，此后又被老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收藏，最终难逃被查抄存库、下落不明的命运。“珠宝被人们所佩戴，这意味着当一个掌权者被废黜，或者当帝国终结、经济崩溃时，珠宝成为了这些历史事件最亲密的见证者。”Abad 解释道。展厅中，两尊饰冠雕塑彼此相望，彼此见证，这一设计蕴含了对公爵夫人的双重致敬：雕塑建模的参照是公爵夫人头戴饰冠、对镜自拍的一张照片；布伦海姆宫花园中还有一对带有公爵夫人脸庞的狮身人面像迎面而立。

我感到我们是被看见的，这很美妙

今年是 Abad 来到英国的第 20 年。尽管他的作品主要根植于菲律宾的历史与文化，但在英国，特别是伦敦，他能够通过更广泛的帝国历史来观察具体的历史，并通过吸收其他语言来磨炼自身的艺术语言，例如观察 Akram Zaatari、Walid Raad 等黎巴嫩艺术家如何在战后处理档案材料，或者有难民背景的艺术家如何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处理物品背后的意识形态。正如艺术家所说的那样：“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和政治的融合自一开始便存在，只是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炼，且多数时间都是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完成的。”

在 Abad 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为菲律宾民主事业所做的持续斗争令他耳濡目染，姑姑 Pacita Abad 的开幕式和工作室则构成了童年的另一个重要部分。2004 年，21 岁的他正是听从了姑姑的建议，离开菲律宾前往英国，先后在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求学。“她告诉我，如果我



想认真对待艺术这件事，就必须得离开马尼拉，去看看世界，去了解人们在不同环境和情况下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她艺术的核心。”遗憾的是，Pacita 在那年 12 月因癌症早逝，“我只能想象在我的而立之年里和她玩儿在一起会多么有趣。”

Pacita 在 32 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超过 5000 件“具有惊人的实验性、无畏的包容性和充满活力的政治性”的作品。她曾在六大洲的 60 多个国家生活过，并将从旅途上遇到的不同生活和文化传统中所吸收的材料和技艺，如 Rajasthani 的镜面刺绣、Papuan cowrie 的贝壳装饰、韩国水墨画和印度尼西亚蜡染等，悉数运用到了被她称为“trapuntos”的大型画作之中。Pacita 通过色彩缤纷的繁复细节和引人入胜的多重叙事，将社会边缘群体的故事与她自己的移民经历相交织。

2016 年以来，向新世代的艺术家、学者和观众讲述 Pacita 的故事，并确立她在全球化艺术史构建中的重要性，成为了与 Abad 个人实践并行展开的工作。今年，Pacita 的作品还亮相了由 Adriano Pedrosa 策划的以“处处是外人”为主题的威尼斯双年展。

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后不久，英国特纳奖也公开了 2024 年入围者名单，



Pio Abad 与 Claudette Johnson、Jasleen Kaur 和 Delaine Le Bas 一同被提名。“大家都说我是第一个入围特纳奖的菲律宾艺术家，但实际上我并不是，Anthea Hamilton 有一半菲律宾血统。”Abad 总是不忘强调这一点。

和威尼斯双年展一样，近年来的特纳奖也体现出了致力于多元化的努力，活跃的少数族裔艺术家 Lubaina Himid 和 Veronica Ryan 先后获奖，Claudette Johnson 也是今年的入围者之一。“英国主流艺术界自 YBA（‘年轻英国艺术家’英文缩写）时代以来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要知道当年 YBA 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有很多非白人的年轻英国艺术家在创作作品。”Abad 解释道。而当被问及在双年展的体会时，他说起了令他备受触动的一个细节：“展签上有一个特别美丽的部分，提到这是该艺术家第一次在双年展展出，而且几乎在每位艺术家的简介中都能看到类似表述，像是一份宣言。那一刻，我感到我们是被看见的，这很美妙。”面临难以逾越的困难，Pio Abad 像他的姑姑 Pacita 一样，选择不断创造，不断写作，不断解构；“坚持胜过抵抗”，他们那个构建一个不同艺术世界的梦想，似乎终于不再遥不可及。

左图：Pacita Abad在她马尼拉的家中，1985。摄影：Wig Tysmans。**右图：**1986年 2月25日艺术家的父亲在老马科斯夫妇的私人套房（位于马尼拉总统府马拉坎南宫）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艺术家的父亲（图右1）正看着一幅巨大的画像：茂密丛林中，上身赤裸的老马科斯化身Malakas——菲律宾创世神话中男性。